

荣获2009年度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小说奖

耳光

【澳】克里斯托斯·佐尔克斯◎著
顾瑶◎译

一记耳光，抽开了家庭生活表面的
平静、对孩子教育的分歧、青春期成长的困惑与烦恼……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ER GUANG

耳光

【澳】克里斯托斯·佐尔克斯◎著
顾瑶◎译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耳光/(澳)克里斯托斯·佐尔克斯著;顾瑶译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7

ISBN 978-7-5396-4406-6

I. ①耳… II. ①克… ②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澳大利亚-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7551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1211964

THE SLAP by Christos Tsiolkas

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in 2008

Copyright © Christos Tsiolkas 2008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& 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

by Anhu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张磊

装帧设计:徐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9 字数:350千字

版次: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一、海柯特	001
二、安奴克	033
三、哈里	053
四、康妮	088
五、萝西	142
六、马诺里	184
七、艾莎	224
•	
八、里奇	268

一、海柯特

眼还没睁开,梦慢慢溜走,他想抓住尾巴,却追不回来了。海柯特懒懒地把手伸到床边,还好,艾莎起来了。他满足地放了个屁,用枕头压着头,躲开甲烷黏糊糊的臭味。“我才不要在男生更衣室过夜呢。”偶尔他倒腾两下,艾莎总这样漫不经心地说。这些年,他一点点地学会勒住自己,只有一个人时才放松一下,比如冲澡时才敢放屁撒尿,躲在车里才敢打嗝,挨到艾莎出去开会,那整个周末就不用刷牙洗脸。艾莎也不是有洁癖,但受不了男人特有的肢体表达和气味。不过,嗨,女生更衣室,让他在那过夜肯定没问题。唔,潮润的空气,浓郁的芳香。他晕晕乎乎飘了起来,甜美的睡乡,欲罢不能。他转过身,掀掉被单,有姑娘的馨香。他大叫了一声。

“噢,康妮!”

一想到她,他猛地醒了。这话如果被艾莎听到,非当他是色情狂不可。当然不是,但他就是对女人有好感,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,不论是含苞待放的还是韶华将逝的。是不太不好意思,也怪难为情,但他自个儿清楚,也挺得意,女人喜欢他,女人疼他,那能怨谁呢?

“起床吧,海柯特,”他暗暗说,“该早锻炼了。”

早锻炼是他每天早晨坚持完成的一系列运动,通常不超过二十分钟。偶尔头疼,醉酒起不来,甚或迫于魂灵深处的无聊,他也会把时间控制在十分钟以内。对他来讲,重要的不是坚持,而是务必完成动作,即使生病了,也要强迫自己完成。得,起来,抓条跑裤,套上前一天的T恤,做十个伸展动作,每个数到三十。接着躺在卧室地毯上,做一百五十个仰卧起坐和五十个俯卧撑,以三个伸展动作完成整套动作。都做完了,再到厨房打开咖啡搅拌机,遛到街角的奶亭买报纸和香烟。回到家,倒杯咖啡,走到后面的露台上,点支烟,翻到运动版,开始看报。此刻,面前铺着报纸,鼻孔飘过咖啡的苦涩,猛吸第一口香烟,那什么遭罪,什么屁话,什么前一天还是这一天的压力纠结,统统见鬼去吧。现在,只有现在,他是真幸福。

从小海柯特就发现,要战胜睡眠令人懒散而窒息的快感,唯一的方式就是

撑开双眼，翻身下床。可这次，他躺在枕头上，听着家里噼里啪啦的声响，让自己给震醒。厨房里回荡着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，是艾莎在听古典音乐台；客厅里传来电脑游戏吱吱嘎嘎和回旋的电控声。他又躺了一会，掀开被单，看着赤裸的下体。他抬起右脚，啪地弹回床面。“海柯特，”他暗自说，“今天不错，今天还行。”他霍地下床，穿上红色三角裤，在内厕撒了一泡又长又响的尿，结了，冲进厨房。艾莎正把鸡蛋敲到煎锅上，海柯特吻了吻她的脖颈。厨房里，咖啡香味四溢，交响乐渐达高潮。“啪！”他关掉收音机。

“嘿，你干吗？没看我在听啊？”

碟片杂乱地堆在播放器旁，海柯特抽出一张，放进机子，跳过若干曲目，锁定要听的乐道。当路易·阿姆斯特朗^①奏起明朗的小号，他笑了，又吻了妻的脖颈一下。

“今天听大嘴叔叔，”他小声说，“听一听‘西点布鲁斯’。”

他调整呼吸，均匀地数了三十下。伴随爵士乐感性的踏板，他每做一个仰卧起坐，讲究的是腹部肌肉紧绷；每做一个俯卧撑，一定要拉动肱三头肌和胸肌。今天的一举一动都很用心，要的就是身体的活力、强壮，还有从容不迫。

等做完整套动作，他擦掉眉间的汗水，捡起前晚上扔在地上的衬衣，穿上拖鞋。

“要带点什么回来吗？”

“你就像叫花子一样出去啊？”艾莎笑着说。

她如果不化妆，没有合适的衣服，从不出门。她不会也不必化浓妆，这也是起初吸引海柯特的原因。他向来对涂脂抹粉的女生没有兴趣，觉得是下流货色。他太古板，一看到浓妆艳抹的女人，不管多漂亮，一概反感。艾莎则无须化妆：咖啡色的柔软肌肤，毫无瑕疵；瘦长的脸上，镶着一双深陷的大眼；眼角委婉地下垂，颇具立体雕塑感。

海柯特低头看着拖鞋，笑了笑：“那么，我这个叫花子能为阁下您带点什么回来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今早你不是要去集市吗？”

“不是说过了吗？”

她看看厨房的时钟：“赶紧的。”

他有些恼火，什么都没说。今早他偏不急，偏要慢吞吞的。

^① 路易·阿姆斯特朗将美国唯一的原创音乐——爵士乐推到了一个历史高度，他因为夸张的嘴部表情而被冠以“书包嘴”(satchmo)的外号。——译者注

他扔了一张十元票子在柜台上,拿了份周六的报纸。林先生正要给他拿“彼得·杰克森”金装软包香烟,海柯特马上叫住了他。

“今天不要这个,我要‘彼得·思代文森’的软包,两包。”海柯特拿回十块的票子,放了一张二十的在桌上。

“换烟抽了?”

“老林,最后一天了,明天就戒。”

“好吧,”老人家笑笑,看着他,“我一天只吸三根,早上一根,晚饭后一根,收工后一根。”

“嗨,我做不到。”五年了,他戒了又抽,有时规定自己,一天五根不会有问题,可一会儿一包就没了。每次都这样。他嫉妒这个中国老汉,也想一天三五根,却办不到。香烟像一个居心叵测的情妇。他不是没下过决心,把烟浸到水龙头下面,扔进垃圾桶,发誓决不再抽。他试过“强行戒烟法”、催眠术、戒烟贴、嚼口香糖,也能扛几天或一周,甚至一个月。但一上班,有时晚饭后在酒吧里,还是会偷偷摸出一根,重新投入怨妇的怀抱,接受她凶狠的报复,但他难以抗拒,没烟早晨怎么过呢?有个礼拜天,把孩子打发去了父母家,他慢慢爱抚着艾莎,真是个轻松愉悦的上午。他搂着她,轻轻说:“我爱你,我的欢乐,我最大的承诺。”艾莎转过身来,冷冷一笑:“算了吧!我算什么,香烟才是你的真爱!你的承诺!”

于是两人恶吼吼地吵了几个小时,都要崩溃了。他的自尊,轰地碎了,羞辱!他只有拼命吸烟,才能在这场口舌中勉强自控。他说她是一本正经的中产清教徒,她就一股脑儿地骂他懒惰、自私自负、消极被动、缺少意志。他很受伤,但她说得没错。

他不愿多说什么,真的什么都别说,有什么好说呢?他受不了艾莎的猜忌,还是撤吧。

他端着咖啡,在凉台桌边坐下来,烟刚点燃,梅丽莎就从后门跑出来,哭哭啼啼地钻到他的怀里。

“亚当不给我玩。”她哇哇大哭。海柯特只好把她抱到腿上,抚摸她的脸蛋,让她哭够为止。不要这样,不要哭了,尤其今早不要这样。他想安安静静地抽支烟,但从来就没有。他拨弄着女儿的头发,吻她的前额,等她哭完。他捻掉烟头,梅丽莎望着火光渐渐熄灭。

“爸爸,别吸烟,会得癌症。”

小姑娘鹦鹉学舌般,重复着学来的教条。这些孩子,连乘法口诀表都不会,

却知道吸烟会得肺癌,不安全的性行为会得性病。他没说什么,把她抱到客厅,亚当正全神贯注地打游戏,头抬都没抬。

海柯特深吸一口气,真想踢那小杂种一下。“克制。”他猛地放下女儿,从儿子那儿抢过操作盘。

“该让妹妹玩了。”

“她还小,是她不好。”

亚当将双臂紧团在胸前,很叛逆地瞪着他老爸。这小子小腹圆滚滚的,连牛仔裤都捆不住,可艾莎还说正常,说婴儿肥到了青春期自然会消失。海柯特不相信,这小子成天盯着屏幕——电脑的、电视的,还有游戏机的。儿子的懒怠让海柯特很不安。他一向为自己的英俊的外貌和健壮的身体感到自豪,十几岁时他足球就踢得不错,还是游泳高手。亚当臃肿的体态令他羞辱,有时一同出去也挺没面子。不过除了失望地训斥儿子“你就整天看电视吗?天气不错,出去玩会不好吗?”,这些可耻的想法能给谁说?亚当闷着脸什么都不说,他更加怒火中烧。他咬住嘴唇,克制自己,不要骂孩子。亚当会偶尔抬头看他,惊恐而迷惘,反让海柯特羞愧不已。

“快点,小伙子,让妹妹玩一把。”

“她会搞坏的。”

“我说现在。”

小男孩把操作盘扔到地上,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冲进房间,砰地把门关上。

梅丽莎抓着爸爸的手,愣愣地站在后面。“我要玩。”她又哭了。

“自己玩不好吗?”

“我要和亚当玩。”

海柯特拨弄着兜里的烟卷。

“亚当打游戏,你当然也可以打,这样才公平。你别急,过不了几分钟,他就会来。”他努力平衡声音,简直要像小孩一样唱起来,但没能安抚梅丽莎。

她还嘟哝着:“人家要跟亚当玩。”手拽得更紧了。他真想一把推开她,却有某些内疚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,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“要不要跟我去逛集市?”

女孩马上不闹了,却还没认输,可怜巴巴地望着亚当的门。

海柯特松开女儿的手:“宝贝,由你选择,要么待在这儿,自个儿打游戏,要么跟我去逛街。你选哪个?”

女儿没做声。

“好吧,”海柯特耸耸肩,放根烟到嘴里,“你选什么?”他往厨房走去,女儿

跟在后面又哭了起来。

艾莎擦干手，指指时钟。

“知道，知道了，让我抽根烟行吗？”

他以为艾莎早上也会怒气冲冲，但她却露出笑容，亲了亲他的脸。

“好吧，该说选哪一个？”

“亚当，肯定是亚当。”

他坐在凉台上吸烟，听见艾莎平静地跟女儿说话。他知道，她必定跪在梅丽莎一旁，拿着操作盘。他知道，再过几分钟亚当就会出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妈妈和妹妹在玩。再过一会，孩子们就会一块拿着操作器，艾莎趁机溜回厨房。妻子的耐心真令人惊叹，这也是他缺的。他问自己，这些孩子长大后，会尊敬他吗？会真的爱他吗？又会怎么做呢？

康妮爱他，她说的。他知道，她是顶着疼，哽咽地说出来。康妮的苦楚是海柯特的羞愧。艾莎当然常说爱他，不过平淡不惊，仿佛从一开始她就很笃定。没有激情也就不能倾吐爱意，康妮惊恐地吐出几个字，却对后果一无所知，更谈不上相信。话一出口，竟不敢看他，拾起一缕发卷揉进嘴中。海柯特撇开头发，亲吻着康妮，说道：“我也爱你。”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，好几个月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但却什么都不敢对康妮说，她得先说出口，她必须先说。

“还剩多少安定？”

“没了。”艾莎的话夹杂着斥责，她又匆匆看了一下厨房的钟。

“来得及。”

“你要安定干什么？”

“也不是真要，就是有点想。吃完烧烤，吃点这个，不会那么激动。”

艾莎突然笑了，眼睛闪着淘气的光。他把烟头摁灭，穿过玻璃门，一下子把妻子拥在怀里。“不用急，放轻松。”他哼了一个调，吻了一下她的左手，一股子浓烈的丘明芹和酸柠檬的芬芳。她也吻了他，然后轻轻推开。

“你真的很想要吗？”

“不，当然不是。”他当然不想把整个礼拜六晚上都用来招待一群亲戚朋友，戒烟前一天一定要为自己做点事。艾莎组织今晚的聚会，是答谢无数次的邀约，不然就觉得欠些什么。海柯特倒没觉得多么迫切，不过他为人随和，知道这个聚会对于妻子很重要，两口子相敬相容，他也引以为豪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不过还是备点安定。万一我妈今晚要修理我一下。”

“她要砸也不会砸你。”艾莎又把目光投到钟上，“我大概没工夫去办公室拿药。”

“没事，我买好东西，顺便捎点回来。”

淋浴房里，大股的热水从头上冲到肩膀上，水汽蒸腾上来，海柯特低头看着自己干瘦的身体，厚厚的阴茎耷拉着。他诅咒自己：“你这个废物，你他妈撒谎干吗？”他大声说道，自个都有些诧异，一种羞辱感闪过全身。他猛地关上热水龙头，水顺着头和脖子滴下来，冷津津的，也不能消除愧疚。海柯特打小就不会装神弄鬼，胡说八道。他不是非要安定片，唯一的理由就是去看看康妮。他可以开车路过艾莎的诊所，不用为药片而停下来。但他知道，办不到。镜子里是他的眼睛，不敢看。他用湿毛巾拭干身体，混杂着皂沫及自己和妻子的气味。进到卧室，他上了一点发蜡，看着镜里的投影——灰白的两鬓、胡子拉碴的下巴、嘴角的皱纹。幸亏他下巴有力，头发稠密，因此怎么看也没有四十三岁。

他打了一声口哨，吻了妻子一下，从餐桌上抓过购物清单和车钥匙。

发动汽车时，一阵哼哼唧唧的流行乐十足让他吓了一跳。他赶紧调台，把流行乐换成温和些的电子鸣奏曲。前一天是艾莎接孩子，电台让他们随便选。他是不会让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艾莎常笑他迂腐。

他坚持说：“不是的，等他们有点品位后，想听什么音乐就听什么。”

“老天，海柯特，他们还是孩子，能有什么鉴别力？”

“那就不要让他们听什么排行榜上前四十的狗屎音乐，我也是为他们好。”

艾莎听了总是笑。

市场的停车场被塞得满满的，海柯特在拥挤的车道上慢慢向前挪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。他的座驾“海军舰长”性能可靠，舒适但笨重，这其实是妥协的结果。他们家的第一台车是六十年代末的标致汽车，生锈了，手制刹车也掉了，所以亚当一出生，就给扔了。第二台是七十年代产的达特桑 200B 汽车，很结实，却在考夫港和拜伦湾之间熄火，当时亚当六岁，梅丽莎刚出生。第三台很气派，是克莱斯勒的新款梵里安汽车，开着它带全家去珀斯艾莎的父母家，来回好几次，似乎强不可摧。怎么也想不到，两个醉鬼把车给偷了，还撞到莱乐的电话亭上，在里面浇上汽油，打燃火，付之一炬。警察把情况告诉海柯特时，他差点哭了，于是艾莎决心再不买能开十年以上的耐久车，只要安全便宜就行。海柯特勉强同意，但还是希望再有一台梵里安轿车，或者双门，或者老款的 EJ 霍尔顿。

他在车里伸了伸腰，摇下车窗，点燃一支烟，拿出购物清单。同往常一样，

艾莎还是很细心，一丝不苟地将所有食材和确切分量罗列出来：二十五克豆蔻种（她担心变质，从不买大包）、九百克的鱿鱼（如果是海柯特，肯定是一公斤，没说的）、四个茄子（一旁的方括号标明是欧洲茄子不是亚洲，还打了下划线）。海柯特一边看清单，一边笑。他时常为妻子的有条不紊而略感沮丧，但不得不钦佩她的高效冷静。如果让他来准备烧烤，不惊慌失措、乱七八糟才怪。艾莎非凡的组织能力真是他的福分，没有她，海柯特真要四分五裂。艾莎的稳重机智对他有良性的影响，冷静抵消了他冲动性格的隐患。甚至他的母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，虽然她当初反感这个印度女孩。

“你遇上她，算你运气好。”她用希腊语说，“如果你没碰上她，天晓得你现在的在哪儿，又跟什么人鬼混呢。你自控力太差，管不住自己。”

他把蔬菜、水果的包装盒放到后备厢里，反道转到熟食店，又想起妈妈的话。一个青年女子走在前面，斜纹布的牛仔裤紧包着臀部，圆滚滚的，很招人，一头乌黑笔直的长发在后面晃，大概是越南人。他慢慢跟着，市场的喧嚣慢慢褪去，只有一个完美的屁墩晃着。女子拐进面包房，海柯特才猛地一醒，他要小便。

洗完手，望着脏兮兮的镜子，他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你真管不住自己。”

他坐在车里，等在诊所外面，一边吸烟，一边听“亚特·布莱基与爵士信使乐队”^①。《突尼斯之夜》刺耳的、不协和的音律，既有肉体上的刺激，也不乏抚慰心灵的作用。他正要拿第三根香烟，突然关掉音响，跳下车往街对面走去。

候诊室内坐满了人。一个瘦弱的老妇紧搂着硬纸箱子，小猫在里面，不时可怜地喵一声。两个少妇坐在沙发上翻杂志，一条黑色的松鼠犬病歪歪地蹲在地上。康妮正接电话，见他进来，微微一笑，看看四周，把话筒放到手里，才跟他说话。

“我自己过去。”门诊室关着门，他走进手术室，气都喘不过来。同康妮见面总是那么纠结、困惑、紧张。见到她仿佛剥去了岁月成熟的外壳，他又变成了那个结结巴巴的青葱学童，但那种满足的快乐如同暖流涌动全身。同她在一起，仿佛走出阴暗地带，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中，朝气蓬勃；她是快乐的使者，她不在时，世界也失去了温度。

“你在那儿干吗？”她问道，并没吓唬他。她团着双臂，金黄的头发扎成了厚

^① Art Blakely and the Jazz Messengers 是一支爵士乐队，它的灵魂人物是 Arthur Blakey，他以独特的击鼓技巧见长，并获得了2005年“格莱美终身成就奖”。——译者注

厚的马尾。

“很忙吗？”

“星期六总是这样。”

她朝 X 光机走去，不经意地从淡蓝色布单上捡起毛绒球，诊断室内传来狗叫声。

她没看他，也不知道在公共场合怎么对他，但她青春洋溢的气息却直逼而来。她下嘴唇左边隆起粉刺，鼻梁上长了雀斑，也不知该怎么放胳膊。他多想对她说，站直了，不要因为个子高而不好意思。

“艾西叫我来拿点安定药。”

康妮一听他妻子的名字，立刻行动起来。

“在门诊室里。”

“等布蓝丹看完病人再说吧。”

“没事，我给你拿。”她跑过走廊，拿着个小塑料袋回来，里面有五片药，“够了吗？”

“够了。”他伸手去接，手指轻轻滑过女孩的手腕。她扭过头去，胳膊并没往后缩。

“能给我支烟吗？”她直视着他，亮蓝的眼睛直逼逼的。布蓝丹反对抽烟是出了名的，肯定反对海柯特给未成年人香烟。但康妮不是未成年人，而是年轻女性。康妮寻衅似的、挑逗地看着他。他递过去一根香烟，康妮打开门，向后廊走去，他想跟上去。

“盯着布蓝丹，好吗？万一有人从前面过来，怎么办？”发号施令时，她的伦敦味就出来了。他点点头，门砰地给关上了。

隔着手术室的窗子，他陶醉地望着她抽烟，她的每个部位都那么迷人：浓密光泽的发丝，丰满的臀部，黑色牛仔裤紧裹着她强壮的长腿，颈部优雅的曲线。电话响了，她猛地把香烟扔到地上，掐灭烟头，捡起来扔到工业废弃箱里，一闪而过，倏地去接电话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霍加斯路上的兽医诊所，我是康妮，请稍等。”她转向他，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下午见。”

她有些不解。对自己的青春年少和烂漫天真，她很不以为然，他却被深深吸引。他想夸她把烟头扔进垃圾桶，但没说出口。他知道，她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这有居高临下的意味。

“烧烤，在我家。”他提醒她。

她什么都没说,转过身去。

“谢谢,需要我做些什么?”

回到家帮艾莎卸下买的東西,他走到卫生间,在马桶上方,尽兴地手淫了一把。他不是想康妮,而是想在市场里偷窥的越南女人迷人的臀部。过了一分钟,他喷了,接着擦掉座圈上的精液,把卫生纸扔到马桶里,撒了泡尿,冲了下去。用不着想康妮,康妮就在他心里。他一边洗手,一边看着浴室的镜子,又看到下巴上黑胡须里夹杂的灰白,真想一拳头打碎里面望着他的人。

客人快要来了,亚当和梅丽莎却闹起来。艾莎刚摆好一桌丰盛的食物:麻辣扁豆、咖喱茄子、土豆沙拉、莳萝果黑豆沙拉。海柯特站在烤炉前,正要把鱿鱼扔到滋滋的铁板上,却听到女儿愤怒的哭喊声。他刚要开口,就听到艾莎从浴室跑出去调解,梅丽莎反而哭得更凶了,亚当也接着哀号起来,他们一折腾,妈妈的声音倒给压了下去。海柯特呼啦把一半的鱿鱼圈倒在铁板上,调低火档,跑了过去。

梅丽莎双手绕着妈妈的脖子,亚当气鼓鼓地坐在床上。

“怎么了?”

问题问错了,两个小孩立刻吵了起来。海柯特举起手:“闭嘴!”

梅丽莎马上安静了,时不时低声哭泣,泪水哗哗直流。

他转向儿子:“怎么了?”

“她叫我肥猪。”

你不肥吗?

“你对她怎么了?”

艾莎插话了:“听着,不管谁先动手的,今天下午都给我听话。你俩到客厅去看电视,等客人们来。行吧?”

梅丽莎点点头,亚当还皱着眉头。“什么东西糊了。”他嘟哝道。

“该死!”海柯特冲进厨房,连忙翻开鱿鱼圈,油星溅到衬衣上。他骂了一下,艾莎站在过道,见状大笑起来。

“你干吗呀,有那么好笑吗?衬衣刚换的。”

“烤完鱿鱼,再换一件就是。”

他突然闪过把煎锅砸过去的念头。她走过来,把手塞到他的衣服下,凉凉的,很舒服。

“我来吧,”她小声说,“你去换衣服。”

手指碰到的地方,痒痒的。

海柯特的父母是最先到的。穿过卧室窗户,看到他们正从汽车后备厢大包大包地往外搬,赶忙去招呼他们。

“拿这么多东西干吗?”老爸手拿一碟子的排骨和牛排。

“这是今早我在菜场买的。”

“是呀,埃克特^①。”老妈一边用希腊语答道,一边吻他的双颊。她端着两大碗的沙拉。“我们可不是不懂规矩的野蛮人,空着手来白吃。今天吃不完,你们和孩子明天可以接着吃。”

明天?这架势,剩菜非吃到下周末不可。

老爸老妈把碗碟放到厨房长凳上。老妈在艾莎脸上轻轻挨了一下,连忙跑到客厅去看孩子们。老爸则亲密地拥抱了艾莎一下。

“车里还有吃的,我去拿下来。”

“还没拿完吗?”艾莎热情,彬彬有礼,但她的嘴瘪得紧紧的。

“是不是调料之类的东西啊?”海柯特问。

老爸说:“是啊,还有些调味品、喝的,还有乳酪和水果。”

“真的够多了。”艾莎嘀咕着。

随他们吧,他想说,他们不是一直这样吗?以后还会这样,何必大惊小怪呢?

“好了,”他小声说,“今天吃不完的,就用来做下个礼拜的午饭。”

不到一个小时,房间里满是人。海柯特的姐姐带着两个孩子萨瓦和安吉利来了。艾莎把经典老剧《玩具总动员》放到碟机里。海柯特同外甥萨瓦待了很长时间,这孩子虽然只比亚当小一岁,但已经比那小子更加沉着、更有见识、更加大胆,而且轻盈敏捷。他靠近电视坐着,装成巴斯光年的样子,巴巴啦啦地学着说话。亚当盘着腿坐在旁边。两个小姑娘——丽莎和安吉利,并排坐在沙发上,一边看动画,一边窸窸窣窣地咬着耳朵。

“天气这么好,你们出去玩不好吗?”

没人理睬祖母的话。

“没事的,库拉,就让他们看吧。”

老妈没睬艾莎,而是转向海柯特,用希腊语说:“他们总是看着该死的电视。”

^① Ectora 是 Hector 的希腊语名字。——译者注

“我们过去不也这样吗，妈妈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说完，她推开他，走到厨房，又从艾莎手里接过刀，“亲爱的，给我吧。”

海柯特看到妻子的后背僵住了。

天气很好，是个明媚的仲夏午后，天空碧蓝碧蓝的。海柯特的表兄哈里带着妻子桑迪和八岁的洛可到了，不久彼郎和夏米尔也带着两个孩子来了。小伊比径直跑到客厅里，招呼都没打，砰地坐在亚当和萨瓦一旁，直直地看着电视屏幕。小不点松娅起先还不愿同其他孩子在一起，紧张地趴在妈妈的膝盖上，但是客厅的笑声还是把她吸引过去，同小姑娘们安静地坐在地板上。艾莎放了一盘饼干和香肠卷在咖啡台上，小孩子呼啦一下全抢走了。

海柯特同彼郎走到后廊上，爸爸各给两人一瓶啤酒。

彼郎摇摇头说不喝酒。

“好了，就喝一口。”

“我戒酒了，马诺尼，你知道的。”

海柯特的父亲笑了：“你是澳大利亚唯一不喝酒的原住民。”

“也不是的，在陶斯维尔还有个伙计也不喝酒。”

“我去给你拿瓶可乐。”

看着爸爸朝凉台慢慢走去，海柯特把朋友拉到一边，说对不起。

彼郎挥挥手，让他别说：“没什么，在他记忆中，我成天都醉醺醺的。”

“大家不都一样吗？”

年轻的时候大家不都一样吗？当时大伙管彼郎叫特里，快毕业了，还是个糊涂虫。在海柯特的回忆中，特里的青春时光似乎就是无休止的夜间派对、打球、玩乐队、嗑药、酗酒，还有泡妞。有时还有斗殴，还记得一次在国王街，有个晚上，在膨胀夜总会的门口，保安看着特里狂妄的、黑乎乎的、满是疙瘩的脸，居然不让他进去。海柯特把那个大个子保安转了个，照他鼻子就是一拳。这家伙大叫一声，追着他俩冲过来，把海柯特甩到一辆车上，他还记得是美洲豹牌。那家伙一边挡着特里，一边对他拳打脚踢，踢后背，打脸，踹小腹，还有腹股沟和下巴。他一瘸一拐了好几个礼拜，末了特里还对他发火，怪他先动手。“没用的外国佬，我让你出手了吗？”

海柯特的妈妈当然把这都归到他朋友身上。“这个特里真是混账。”她大吼，“你为什么要跟那个黑鬼在一起？除了喝酒，他还会什么？”但自从八年级成为同桌，他们就一直是铁哥们，直到特里上了技校，开始做标牌字体的学徒。等

到海柯特去大学读商科学位时,这行当一直很火。如今两人都四十多了,都还住在上学时的社区里,还是很要好。虽然见面越来越少,但两人都很珍惜这段交情。特里信了伊斯兰教,改了名字,戒了酒,一心一意地信教,爱护家庭。海柯特乐呵呵地看着老友从马诺里手中接过可乐,用希腊语表示感谢。这是十四岁时,海柯特在学校的院子里教他的。看得出,这个哥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快乐。现在的彼郎再也不会暴跳如雷、不要命地伤害自己。但是海柯特还是怀念那些一块喝酒、一块欢笑、一块听音乐、一块兴奋的日子,有时真想跟过去的特里再过一个晚上,很久没有这样了。

海柯特在国家信托办公室的同事也来了,蒂杰拎着一箱子木材,莲娜跟他一道,拿一瓶红酒。他们后面还跟着一个黑脸的人,胡子拉碴,闷闷的,比他俩都小,三十岁左右。他有些面熟,不知是蒂杰还是莲娜的同伴。蒂杰把柴火放在草坪上,一把抱住马诺里,以特有的巴尔干方式亲他三下,然后指着陌生人说:“这是阿瑞。”

海柯特的爸爸于是用希腊语跟他聊了几句,不过阿瑞结结巴巴的,不能成句。马诺里转身去看烧烤用的火炭。

“爸,先别管。晚饭前有的是时间。”

“不行,马诺里,你负责这个。烧烤的火要好几个小时才燃起来。”

“看吧,”他爸爸获胜般地答道,“你妻子就是聪明。”老人家搭了一只手在媳妇身上,艾莎掐了他一下。

“艾西,这是阿瑞。”

小伙子流露出赞许的眼神,海柯特也挺为妻子的美丽感到自豪。

“你很面熟,阿瑞,我们在哪见过吗?”

小伙子点点头:“是啊,我们去的是同一家运动场。”阿瑞往西指了指,“就是那边那个。”

“没错。”海柯特认了出来。这小伙整天都泡在运动馆里。海柯特顶多偶尔去一下,他日常的体育运动就是每天的晨练。不过这周他就会去运动馆,消耗掉今晚吸收的卡路里,接下去好几周就不用再去。他觉得,阿瑞就是那种成天泡在诺斯括运动馆的外国佬,当是他社交生活的中心。

接着,艾莎的朋友萝西和盖瑞带着他们三岁的儿子瑜果到了。瑜果是个如天使般漂亮的男孩,他的头发随萝西,淡淡的金黄,眼睛也像她,是透明的亮蓝。虽然这孩子惹人疼爱,但海柯特领教过他乱发脾气样儿,不能不提防着些。瑜果还在学走路时,就踢过带他的艾莎。他们对自己的孩子,都有上床的严格

规定,但是瑜果可没这些约束。那次艾莎把他抱到床上睡觉,他又哭又叫,野兽一样伸脚乱踢,连艾莎的肋骨都踢到了。她痛得大叫,差点把孩子掉到地上。海柯特差点要把这小孩往墙上砸去,不过还是忍住了。他抢过小孩,一言不发地把他抱到卧室,嗖地扔在床上。当时说了什么他记不得了,他朝小孩大吼一声,小不点感到不可思议,缩成一团,哇哇哭了起来。知道把瑜果吓住了,海柯特弯腰把他放到臂弯里,哄他睡着了。

“有什么喝的?”盖瑞搓着手,眼巴巴地望着海柯特。

“我去拿。”他父亲答道,“喝啤酒吗?”

“是啊,马尼,随便什么都行。”

“老爸,没事,我去拿。”

盖瑞肯定会醉,他向来醉醺醺的,海柯特一家常常拿他开玩笑,虽然艾莎看在朋友的面子上,不许这样说笑。有好几个圣诞,盖瑞和萝西都在他家过。他俩回去时,萝西搀着跌跌撞撞的丈夫,每次前脚刚一出门,海柯特的妈妈就转过身去,眉飞色舞,兴奋地对其他希腊人说:“澳大利亚人,能指望什么?天生就是酒鬼。”

浴室澡缸里的冰啤被堆得小山般高,海柯特拿了一瓶。客厅里传出碟片的响声,亚当正把瑜果一一向叔表兄妹做介绍。他不禁一笑,这孩子还是像艾莎,文静、热心、彬彬有礼。

安奴克和锐斯也来了。安奴克穿得像赴鸡尾酒会,而非市郊的烧烤派对。她的黑色斜纹裙长不及膝,脚蹬一双黑漆皮的长靴,裙边和靴子之间露出一圈如珍珠般粉嫩的肌肤。她还穿了一件丝质深巧克力色的透视马甲,下面能看见她戴了一个花型复杂的黑色蕾丝文胸。海柯特发现,他妈妈一看到安奴克,嘴唇就缩成一团,气咻咻地开始剥起芹菜。不过向她介绍安奴克的男友时,她的脸倒是一亮。锐斯是电视剧演员,安奴克是他的编剧,虽然节目海柯特没看过,但锐斯的脸并不陌生。他俩握了握手,他吻了安奴克一下。她气息甜美,但香水却令人窒息,混杂着蜂蜜和一种刺鼻辛辣的气味,不用问,价格不菲。

海柯特正要放一张索尼·罗尼斯的碟片来听,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。他抬起头,只见安奴克正挥舞着一张碟片。

“不是爵士乐,艾莎讨厌爵士乐。”她口气很硬,海柯特只好顺从地接过碟片。是张刻录碟,上面用蓝笔草草地标了“破碎的社会图景”几个字。

“放这个,这是锐斯的唱片,听听现在的孩子都在忙什么。”

他把碟片推进去,按下播放键,站起身来,朝她笑笑。“哼哼,这些小屁孩,除了狗屁摇滚布鲁斯,还能有什么?”